

列代名人詩文選註

龔自珍文選

陶玄齡
選註

陶玄齡選

龔自珍文選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付排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龔自珍文選

實售二角

選註者 陶玄齡

發行人 李志齡



印 刷 者 振興印刷所
發 行 者 北新書局
地 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 話 挂號一六三號

總發行所
南京廣州北平武漢開封
濟南廈門成都杭州長沙雲南
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

緒論

清代文藝之復興

清代初年的文學，也可以說是上承明代。然而明自中葉以後，其文學的風氣，只有兩個派別：一是略師王守仁高談性命的性理派之文，一是宗仰歸震川，囿于鄉里之文，兩種風氣都使文學空疏簡陋，只有一些小品雜感之流的文章，沒有長篇巨製深厚實在的文章。質地是很薄很薄的。而比較聰明點的人，又都去弄科舉之業，到了末葉，因為國家社會的騷亂，才有人漸漸覺得空文無用，有人去注意實在的學問了。於是文章雖少辭華，而有了內容，如顧亭林黃宗羲諸人。

自從滿清入關以後，文學家往往闖禍，一班人又承襲顧黃的風氣，從真實的學問方面去下手，於是古代文化中的許多要籍，成了學人研究的對像，已經不是元明以來的四書集註朱子語類陽明全集等等科場或準「道場」的空疏之學，這可以說是古學的復興。

因了古學的復興，古代的典籍，多有人注意。於是高文典冊的書籍，替代了許多淺薄的書。把人的思想方法加深了，知識領域加大了，而顧黃諸人言而未暢的種族思想，被清人的幾次的大文字獄，也提高了。於是在知情意三方面的心理活動，都放大，於是文藝也趨近于復古，甚至于離棄隋唐以前，而欲反之于漢魏周秦一般的學術思想，影響于文學的各方面。

最初倡言改革文弊的人，自然是顧黃諸人，就是錢謙益吳梅村侯朝宗諸遺民，也頗不以明末同風，甚至于理學派的李二曲傅青主也不是空疏短掇之流。

接着清庭有兩件大舉動，也是使文學走向深厚的路上的，是開博學鴻詞科與編四庫全書。這樣一來，文學之士，不僅要修辭，也要學問，所以產生了朱彝尊汪琬陳維崧潘耒之倫，這雖是清人網羅豪傑之士的辦法，却也是使文藝發皇的原因。

因了上面種種的關係，所以我們放眼來看看清初乾嘉兩代文學之士，都是很有學識的大才。萬氏兄弟全祖望諸人行輩較前，權且不說，即如洪稚存紀昀汪中毛奇齡姜宸英孔廣森惲敬張惠言李兆洛王曇這些人，都是以深厚博雅之學，連其繁花之筆的大文學家。即以爲後人所批評爲空疏的桐城派來說，方苞劉大櫆姚鼐諸人，也比明代的作家來的實在些，即以大有江湖氣的袁子才來說，也不能不说他是自有其長，以自得其理呢！

從此以後，文學的大體方面，雖然已定，而小小變革，時時自有其奇異與特

別的人。

龔魏派之文學

到了道光時來，風氣稍稍一變，這個變革，也是與學術相關的。大概道光以前的學人，都謹守六經諸史的樊籬。思想都比較平遠一些，多半不甚注意諸子之學。到了道光時來，經史方面，已不能有多少發展，有一部分學者，已走到了諸子之學的路上去。于是在思想方面，有了些奇突飛揚的力量，並且當時又經過了一次鴉片戰爭，喪師失地，把這位幾千年以父兄之國自居的老大哥，受了一大驚，于是知道漢宋之學，六經諸史，不一定能救危亡。于是學人的思想一變，目標也隨之而變。除了從經史中變爲子這一部分而外，更有從「中國的」之中變向「外夷的」之中去的人，于是這時講究洋務的人也漸漸多了，講四夷史地的

人，也漸漸的多了，有的人想從諸子中尋點藥，有的人想從非中國的學問去尋點藥，于是學風遂與乾嘉不同了。

在這個時期，誠然還有仍低頭走著舊路的比較低能的人。而開了新路，乾脆從「學問」方面走的人也不少。至于開了新路而不離開文學的，其尤可數者，大概要算魏源龔自珍兩人。

然而魏源的文章，內容雖變，而文章的形態還不會大變。他是以明暢條達之筆，爲有裨時勢之作。不去代聖人立言，也不去代聖主說教。不過也不去學唐宋，也不去學漢魏。他只是自抒所見，也不去講什麼文法家法。說起來是比較澈底一點改放的人，我們讀清夜齋集，便能體會得了。

至于不僅內容變，而形態也變的，是龔定盦。

定盦文學之特點與地位

定盦文學雖然與魏源同爲道光時代的兩個怪傑，而他實在比默深怪的多。他的文章，是以周秦諸子爲胎襲，不論從造字使字用筆用意，無處不想在諸子中尋立足。這是他以前的一切有清文學家所沒有的。

因爲他學諸子，所以他的文章就顯出幾點特色：

一是奇。造句奇，用字奇，周轉起承處也奇。甚至于造意也奇。然而要指出像那一個子家，可又不能，大概是同韓非子比較相近。然而他又是研究過一下佛經的人。所以除了喜夾雜一些佛學術語外，用字到往往像莊子。

二澀。他的文章不僅于奇，有時簡直是澀。誠然也有因澀而晦的地方。但因了澀而有苦味的地方也不少。這個澀，可不僅僅句法的澀，有時簡直連字都用的澀。

這是他的文章的第二特點。

三曲。曲是指他的造意與筆調兩事說，定盦有些筆調，很像莊子，他又看過些佛書，思想的方法與術語，也多知道些，他的文章有時是曲得可以！

總括上面的三點而觀，似乎出不了劉師培的幾句話：

龔氏之文自矜立異，語羞雷同；文氣倍聲，不可卒讀；或語求艱深，旨意轉晦。

這話是評的最爲公允的，這是定盦文章的特點，也是他在文學史上可分一席的原因。

然而定盦這個人，是個實不不的文學家底子，是個近于浪漫派的文人，一生的行事，都只是從風流宕蕩中走，頗有點明代蘇州派文人的性格，而又與其所學的近于漢學派的學風，不能相入，所以其文表面雖然奇灑，而氣韻實在並不高

明。餘杭章太炎有一段批評他的話，雖然好似過量一點，然而我們折而衷之，也可以知其真像如何。他說：

魏源龔自珍，所謂譌體者也。……自珍承其外祖之學，又多交經術士，其識源流，通條理，非源之儕，然大抵剽竊成說，而無心得，……若其文辭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而佻達無骨，體視晚唐皮陸且弗逮，以較近世，猶不如唐甄潛書之近實，而後生信其狂耀，以爲巨子，誠以舒縱易效，又多淫麗之辭，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鄉風。

這裏面有幾句話，實在評著定盦的弊端，無法爲他辯護的。

龔定盦的著作

定盦的著作，其成者有春秋決事比六卷，孤虛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說一

卷，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典客道古錄一卷，奉常道古錄一卷，紀游一卷，讀漢書隨筆四百事，羽璿之山典寶記一卷，鏡苑一卷，瓦韻一卷，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布衣傳一卷，吉金款識一卷，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漢器文錄，今方言，定盦詩文集十卷，尙書大義序一卷，尙書馬氏家法一卷，左氏春秋注補一卷，左氏決疣一卷，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一卷，羽璿山金石寶本記五卷，其未成者，有蒙古圖志漢書補注及金石通考五十四卷。

我們看上面所列，他的著述不可謂不多，然而倘再以年譜考之，尙有數種，目中未見。

由此看來，他不僅是個文學家，也是個學者。

定盦文集

定龕文集，最常見的本子是分爲文集三卷，續集四卷，文集補三卷，補編四卷，這是錢塘吳煦所序的本子，不是全本，並且不是最初本，初本是魏源爲代編的，他說：

道光廿有一載，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龔君卒於丹陽，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于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旣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凡得文若干篇，爲十二卷，曰定龕文錄，又輯其攷證雜著詩詞十有二卷，題曰定龕外錄。

這大概是龔氏的全書原本，武林吳氏本卽吳煦所序本，後來又有平湖朱氏刻本，其書也不全，到現在爲止，比較完全一點的，是宣統元年吳江薛鳳昌的邃漢齋本，凡文七卷，詩二卷，詞一卷，據薛氏的跋上說，是以吳中章氏校本，與嘉定黃氏校本及豐城余氏本，及寶晉齋石印本諸種本子合校的，這大概是個比較完

全並且又是普通活字排本，書亦易得。

定盦之家世與交游

關於定盦一生的事蹟，我現在還尋不到一篇詳盡一點的碑傳，無法爲他述敘，好在有了黃守恆的年譜，大體我們已可知之，這個譜，我們已附在卷末，此地也不再用多說了。

這裏面只有幾個人，是要特別一提的，一個是他的舅父段玉裁，玉裁是個經小學家，著作很富，最有名的一部說文解字注，差不多成了二百年來的劃時代之作，而定盦十二歲，就得段氏口授說文，這是定盦一生立腳點之所在，這是定盦學問方的第一個要人。

第二個是王曇，王氏字仲瞿，秀水人，是定盦少年時的執友，是煙霞萬古樓

的作家，不僅是個才情富贍精工的文豪，而性行的豪邁，能馳馬射箭，是一個文而有俠慨的人，其人也很奇澀，定盦一生之爲人爲文，多少總受點仲瞿的影響，這是特別當述敘的第二人。

定盦既是受學于外祖段玉裁，以經學的派別說，當然是古文學家了，爲什麼後來變爲今文學派呢？這是受了劉申受公羊學的影響，這又是定盦轉變後的一個要角。

定盦一生的學問文章，都與這三人有關，所以特別提出來說說。至于邵陽魏源，雖然後人以魏襲並稱，並且也是朋友，然而影響于定盦者較少，此處不說了。

龔自珍文選總目

緒論

乙丙之際著議第六（治學）	一
乙丙之際塾議第九	五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	七
尊史一	九
尊名二	一
宥情	一二
涼燠	一四
目次	一七

論私

一〇

明良論二

二三

家塾策問一道

二八

國朝詩徵序

三三

長短言自叙

三五

袁通長短言序

三七

上海張青瑞文集序

三八

續溪胡戶部文集序

三九

錢戶部遺集序

四二

四先生功令文序

四四

金孺人畫山水叙

四七